





賈奉雉

一枕昭仙夢乍  
回榮華持眼瞠  
寒灰少年感氣  
酒磨書自有樓  
船榜引來



# 三生

三載研錯一  
日中何堪暗  
膜掌文術  
仇吾累吾誰  
消釋不扶雙  
暗怒不平





長亭

驅鬼新傳一卷書得  
隆佳聲信允虛芳名  
早作分離識冰玉  
偏難積怨除



席方平

一心庶父竟離魂  
紅日何由照覆盆  
不過二郎神祝決  
九幽呼報怨無門



# 秋簪

阿九脈望已成憐阿  
妹依人劇可憐控術  
恩上苗緹術遠美遠  
望只雲煙



# 喬女

阿九醜女  
是知名何衰  
傾心有臣生  
悔存孤報知已  
生節為一身并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賈奉雉

仰而就為文俯而道與處亦須看其俯就之有否於義與否則不可於義則矣不仰俯之猶不至得見棄於君子也簾內諸公真副另具一肺副眼欲換之而無可換矣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

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跋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與其為易甯為其難此何須鄙人信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率爾操觚談何容易即味列八珍當

使天下不以為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人之貴賤視乎其文心之聲品之所從分也臺閣猶賤味言乎其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

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鑑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賈雖少年  
盛氣其所  
言自是正  
大

蕭元泛濫  
之句連綴  
成篇遂可  
以束閣羣

書可以奪  
魁多士此  
等開墨一

出無怪俯  
就者奉為

靈符深入  
肌理以此

等物事進  
身而成為

淵源授受  
也

每見榜上  
有名竟謂

文章有價  
賞鑑有真

儼然道不  
是矣而不

知狗矢之  
臭者只使

宜少出汗  
少愧汗多

儼來富貴

儼來富貴

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

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

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蕭元泛濫不可告人

之句連綴成文蕭元泛濫不能對己何可告人此而曰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

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

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

羣書矣羣書未入閱者之目自當束閣之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

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

思竟不能復更一字今之以剽竊連綴成篇而得售者想亦背上有符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

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

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不作此想除却多少孽障省却多少愧汗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

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

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可謂一珠讀竟重衣盡溼

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作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

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



原無足繫

欲顧顏面除非通跡山林與世長絕

絕矣。郎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

孝節義不忠

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

足能致此

郎曰：予志決矣。初志何嘗不決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

朽矣，長生不

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尊案尙未造完，故謂來早郎曰：此人道念已堅。

又奚足比

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

置身度外

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履登

賢可以爲聖

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

仙佛

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睨

而成無奈

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卽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人近榻

臆腑空明

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嘯動，如鷄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

以多驚怖

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渺然不少動。

許多牽纏

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

許多望礙

美人笑曰：鼠子動矣。情緣未斷，終是苦未受盡，孽未造完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

情緣持而念

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

不克下久

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僂傍之際，頗有

所矣，自己

不能作主

愛我者又豈能爲力乎  
洞府中自解履登榻  
而取餅充飢寂然一  
坐忽而虎嗅忽而人  
來悄然登榻時低聲  
小語時假傍怨懟時  
慰藉懟時更譙詞越  
牆遁去時寤方向晨  
屈指已歷百餘年之  
久仙家歲月固迥異  
人問矣然以此推之  
則仙家歷劫亦只如  
耳其久暫何以殊哉

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躁進者遂引人躁進者杖著爲令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卽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卽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卽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霑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煙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懷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

必心無愧 恥而後不 難致富貴 則富貴不 可以致而 可必致不 愧恥不致 無而不容 或無也 凡饋哨不 避權貴者 未有不爲 大僚中傷 雖屬疏求 退必至禍 作則相戒 然爲相率 乎且相率 而趨附權 貴乎君子 曰硬峭不 可爲而可 爲也權不 可避而禍 患且聽之

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嫺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嘖而與之。

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

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富貴以無愧恥致之，富貴可憐。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

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

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

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當是得受心法，不必

寫符在背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

稱盛。賈爲人，醜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

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

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

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

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

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富貴一夢耳，謂

夢以夢思夢是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

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

將來公道須彰之此日到此悟徹竟登彼岸

試士盛於唐代此與于唐之所以命名也

過舟小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

將此身置度外矣

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

遠自今不說私話矣

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

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閨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歎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闍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

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立言貴乎不朽

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夏楚

見卷二張誠束閣羣書

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可也韓愈寄盧全詩春秋三傳一高一獨抱遺經究終始

嗒喪

見卷一葉生金盆玉椀貯狗矢

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巳並為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而——可乎儻來

見卷九雲羅公主

劉阮返天台

見卷七翻翻

不齒

瘼死

集韻囚徒以饑寒而死曰——史記——獄中注瘼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瘼或作瘡

地獄

四龍飛相公虞侯

見卷九小翠

陳大士

名際泰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

有仙骨

杜甫送孔巢父詩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注王烈之安城記謝康遇一人乘龜而行康知為神人拜請隨去其人曰汝無仙骨

###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

孫山外無數冤鬼

推興為首聚散



則自唐歷宋元明以來被黜落而竄適以卒者何可勝數宜其狀一投而萬聲響應也

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卽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司至閻羅卽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與不滿志憂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劊胸剗其心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闐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前之不肯抉其雙睛者正爲此耳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

梟其首

某至陰投狀訟興閻羅不卽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興至面質之興

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

畜閻羅判爲大犬興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

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齧之小犬齧其喉下齧其喉繫綴

聊齋志異平生圖詠 卷十 三生 長壽 一新書局藏版

同歸於斃亦一快事  
如此解冤  
閣羅可謂  
善調停矣  
乃既為愛  
婿相得甚  
歡而復恃  
才為翁必  
代為之謀  
得志名場  
而後冤仇  
乃釋可畏  
哉

一語籠罩  
全篇

如鈴大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  
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婿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  
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直學使發落諸生其第  
一卷李姓實與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  
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  
其門翁亦耐之後婿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  
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  
萬眾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婿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為鑑

名士

見卷二  
阿寶

俘

見卷六  
劉海石

祿盡

見卷八  
綠衣女

草菅人命

賈誼傳其視殺  
人如艾

委禽

見卷二  
阿寶

調停

見卷二  
巧娘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

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一生用之不盡問其姓

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

對狐疑狐  
曰非所敢  
知疑鬼是  
鬼曰我知  
之矣  
狐崇人而  
鬼崇狐實  
不啻以鬼  
崇鬼以狐  
崇狐也於  
陰鷲何傷  
爲鬼崇女  
特延來治  
鬼鬼又薦  
女而治之  
者之心不  
在鬼是又  
添一祟矣  
人惟陰崇  
無傷且劫  
德不少

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

聞病危辭不受贄。可見並無把握何得聞鬼言而以此要婚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

入室見少女臥縠帳中。婢以鈎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

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

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聞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

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

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

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崇。陰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平情論女之姊

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

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

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碗水

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方將德鬼何敢驅鬼出辭。叟托製藥去。

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

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繆之難也。曩夜婢子

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乘人之危而要

以驅鬼崇  
而何為崇

得長亭心

響為信不

鬼矣集家

除恐深信

者之未愈

全璧心在

不能寫佩

符使人持

贈不待叟

求之矣

既有信誓

則石其婿

也殺婿之

謀媼不與

聞倉皇以

往告之以

視人盡夫

已之論孰

之敵人也 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

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

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驅何敢復愛矣立刻

出門並騎而去入視崇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口曰先生何見疑也

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為信石要婚狐許婚石實啟之何責于狐惟石先料其背約而詰與媼盟

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為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

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

止殷懇至晚看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

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

長亭能見大義 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

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

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

謀媼不肯盟狐一生賴有賢內助 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

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為長亭一念老

身為幸多矣曰老子昏髦則可直言念老身矣婉其詞曰肯為長亭念老身統之于所重也此為修辭之要 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之聞

觀長亭之



所以處父  
子夫妻之  
間常變經  
權盡善矣  
遺毒私通  
非敢失所  
天而陷親  
於不義也  
然使歸石  
之後向夫  
而背父則  
不孝不背  
其父孝矣  
使石父病  
卒而緣經  
無聞則因  
不背其父  
而乃背夫  
之父更甚  
焉乃思甚  
之命方來  
又捨兒而  
就道三年  
不反雖老  
子昏耄爲  
子者不得  
不委屈從  
之也至得  
翁凶問仍

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話，諄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權其輕重，衡其緩急，以禮自處，復以禮處人。言聞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噉啣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純乎天理，合乎人情。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洟

背父而經曰棄其嚴命之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媪之禮侃正論為兩得之妾為翁來君不為妾去母放令去至性之語敢計夫挽兒號乎女嫁狐復留此去遺神乃銷將快心然仁亦其父也以其恐禍而幸其災即不為父傷不為為委不責之謂負氣

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味爽啓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闈。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通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甯。不為妾弔乎。聞之。怵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以情義責之。令人心折。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所謂為長亭一念老身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則此要之以禮。要之何害。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

者之不能  
暫忍乎聘  
來惡人則  
亦大易然  
翁之父子  
離散悲翁  
歸則卿之  
夫泣兒悲  
念及此則  
岳誠非人  
誓以相報  
矣明與言  
而速返今  
而後有以  
報命矣豈  
石負義之  
言所激而  
然哉

爲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齧齧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睖烟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媪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明明謂其當感激而曰不在感激亦學得狐三分詐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瘍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爲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前此去將不還已無奈伊何矣故此止以情動之以德感之以義責之而實哀懇之女次日去。二日卽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尙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旣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篇中多凝鍊之句。亦流利亦端莊。文筆之當行出色者。

奇文奇事  
至性至情  
為強鬼所  
陵不赴地  
下何以代  
伸冤氣豈  
知既赴地  
下而冤更  
加寬帝殿  
得與灌口  
下郎而後  
得平反茫  
茫字宙果  
帝聽路可  
帝聽路可

厭禳

見卷一

符籙

隋書經籍志一十七部一百三卷

崇

見卷一

湯夫人

山詩作脚婆與寬湯婆傳奇曰湯媼○漕積生湯婆子詩不施脂粉不梳妝寂寞無言臥象牀暖足難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開眼花落花開只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漏

見卷一

胡再不謀

見卷五

詭

見卷四

命

左傳宣十五年秦伐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充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外兄

儀禮姑之子注一一弟也疏一一者姑是內人以外出而生故也

冰玉

晉書衛玠傳玠

妻父樂廣與玠並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翁冰清女壻玉潤之語

不相能

見卷三

###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却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擄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賄囑日夜擄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

自無王章方知尊在獄吏

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

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



賄通而始  
出質理自  
然所告無  
據自然不  
直郡告官  
赴郡司之  
役市也遲  
利月之久  
則席受  
撲城隍之  
覆案不待  
質案時乃  
知之

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撲席仍批城隍覆案席  
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  
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  
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  
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  
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  
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問之而不答乃自答之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摔席下見東  
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擲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  
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  
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  
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  
木高八九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  
二鬼卽復押回冥王又問尙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  
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  
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

不死損之實難

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卽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爲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窀我已爲若雪之矣。何嘗不知無如權不在彼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爲。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闕。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

一羊三鼠  
諸盜均已  
伏辜席之  
平氣到此方

口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寃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懇宜卽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卽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卽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髻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旣去席從二郎至一官解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判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爲爾前腸卽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鷂之手旣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旣在鬼曹便非人類

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拔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卽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閒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赴地下而訴至冥王力已竭矣冤可伸矣乃關說不通而私函密進錢神當

道木偶登堂甚且臥以焦肉之牀闌以解身之鋸壯哉此漢毒矣斯刑幸而  
鋸未損心絲能續命大冤未雪萬死難辭註富貴期頤之籍烏足以移其心  
訴聰明正直之神乃可以斷斯獄獨怪儼然王爵者爲彼私函枉茲律法移  
惡人之鬼加孝子之身送之歸而料其不歸速之訟而禁其勿訟餌之以足  
願之事賺之以不備之生酷而又貪奸而且詐較之城隍郡司罪又甚焉卒  
之檻車囚至伏鼠現形地下之鬼何辜而乃王及此輩哉

少選

見卷八荷

狐嫁女

花三娘子

城隍

見卷一

關說

見卷五

逆旅

見卷二

灌口二郎

寶字記

一鎖

在導江縣西六十里○見西遊記○按俗以演義之謬謂二郎爲楊戩稱楊二郎非也道書稱二郎爲清源真君朱子語錄云蜀中

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的二兒

子據此則二郎爲李冰之子冰命子二郎鑿離堆山開渠引水灌成都十一州縣之田有功於民蜀人祠之本朝雍正五年詔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二郎爲承續廣惠顯英王

聰明正

直

左傳莊三十二年神

期頤

見卷八荷

奔波

見卷二風

羽葆

見卷一

下九王

貪墨

謚法貪以敗官譏言敗善曰墨墨音味又左傳昭十四年

繁纓綵戟

左傳成二年仲叔于奚請曲縣

羊狼狼貪

史記項羽本紀宋義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

鯨吞

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

當櫛西

食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魚食

年敢辱高位

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漢書何顯傳趙季李款以氣力漁

食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鯨吞

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

當櫛西

食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鯨吞

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

當櫛西

食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江之水爲爾湔腸

五代史周王仁裕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灌之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請君入甕

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



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東方推事對食謂與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與曰取大甕四周以炭炙之令囚居中何事不承俊臣索甕如與法謂與曰有內狀推兄——此一中與惶恐服罪 **折腰**

晉書陶潛傳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東白當束帶見之 **強項** 後漢董宣傳宜爲洛陽令殺公主奴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 上令謝主宣不從強之宣兩手據地

中不肯俯上 **上下其手** 左傳襄二十六年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教——令出 曰請閱於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

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人面獸心** 又崔鴻後趙錄冉閔謂慕容儁曰爾曹——貪而無親難以感義也誰獲子囚曰顏遇王子弱焉

**髓伐毛** 漢武紀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 **落蓍** 見卷三 **苦海** 見卷七 **跋扈** 見卷七

見卷四 **六月霜** 張說獄箴匹夫 **九衢** 楚辭天問靡菲 **獄吏爲尊** 見卷七 **屠伯** 漢書酷吏傳嚴

延年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縣屬 **銅臭** 東漢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問其 **通神** 幽州

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子鈞** 外議何如子曰人言其——耳 **鼓吹**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大獄頗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誠之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帖子曰錢三萬貫乞勿問此獄公大怒更懼之明日復見一帖子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一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問債之公曰錢至 **三紀** 見卷九 **淨土** 法苑珠林西方常清淨自十萬——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禍及不得受也 鍾生 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蹶落更無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託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

一入仕進  
之途則終  
身不能跳  
出得失二

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畧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塞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盤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旣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適嗽。悞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椀流灸。視婢則帛翦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卽世。去留尙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旣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

字園外真  
是可憐又  
是可笑  
初念不堅  
遂覺中熱  
乃至一歷  
即死蠹魚  
更不耐事

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甯寂寂耳  
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  
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躁  
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  
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  
子尙強作噓恂九失色酒棧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  
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臯籙素秋已長成旣蒙  
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老  
耶恂九泣下公子卽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  
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尙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  
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  
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  
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甯不知我心  
乎卽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  
家恂九不欲旣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

侯門爲羞  
所不願入  
吾爲侯門  
吾更危

以甲第裝  
馬容貌三  
者取人鮮  
不失矣自  
應爲蠶魚  
所不樂

書畫鼎彝  
已盡鬻之  
蠶魚何所  
容身乎

甲第燼矣  
喪馬斃矣  
容貌枯矣  
昔年之不  
樂知有今  
日矣

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託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尙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甯來時匿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僉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卽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虛韓詐譏夜候於途果有

未遑理妝  
草草遂去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有令尊在  
何畏一俞  
諱菴哉  
五百金已  
歸烏有並  
二厥而請  
益之貨請  
宅辦金以  
爲賂金謂  
倒賠錢矣  
然較之韓  
荃還算便  
宜蓋換來  
金與二姬  
只三年同  
牀第之一

輿來啓簾照臉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僞告  
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連行  
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  
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  
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僞  
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愬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  
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爲力甲呆愁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  
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  
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爲不  
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撈掠殆徧甲亦屢被  
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瘳斃矣韓久困囹圄願  
助賂甲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  
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貨宅辦金而急切  
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媪驀然忽  
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



婢子耳 蠶魚配名 士其咬文 嚼字茹古 涵今可謂 同聲同氣 同志同術 可以同憂 同樂同生 同死他時 同隱海濱 同昇仙界 豈侯門紈 袴所可同 日語乎

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爲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卽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卽與生面訂爲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鎰豈能易哉卽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卽對燭而坐婿亦不之知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爲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

素秋其三 第歸隱有退志 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 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

食神仙字  
耶無其自  
謂乃兄自  
與福薄之  
審同特自  
意之而能  
知安之兄  
自如乃兄  
至癡惑而  
之癡惑而  
枉死耳  
翦帛化韋  
狀不惟映  
帶畫眉變  
蟬直照應  
到帛翦小  
人止

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  
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  
即亦不言。鷄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  
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爲墟。韓夫人翦帛置門內。  
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  
叟，甚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  
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  
徧訪之，竟無蹤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甯知糊眼主  
司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奮然遂死。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  
伏。

十三經垂教身心性命之理耳。一部廿三史法鑒攸分子臣弟友之經忠孝  
廉節之則，廣我聞見。正我修爲，求慊戒欺，學問之道無愧我心而已矣。至諸  
子百家以及離騷楚些，皆可以摘其芳藻，晤其情懷。卽一歌一詠之間，罔非  
隨其興之所至，豈復有得失之念存於中哉。自古文變爲帖，括古詩變爲試。

帖精於其藝者原足以窺其心術見其根柢知其經濟得其才華以此得人  
史不勝書奈俗學誤人只以此爲弋取功名之具童子束髮受書蒙師經師  
皆以進取之方口講指畫傳授心法而沾沾焉其何以得何以失且計其何  
以必得而必無或失於是執經請業者只知所學爲得失之一途於立身行  
己之道耳不曾聞目不曾觀而黃卷青燈殘編斷簡餽釘糟粕神似蠹魚卒  
之戚戚終身名場老死乃謂讀書悞我文章無憑豈知非書悞我而我實自  
悞文本有憑而我自無憑乎然此猶自得失言之也若聖賢垂教之意則孔  
顏所樂與孟氏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又何悞我又何無憑哉

美如冠玉

史記陳平世家絳侯灌嬰等說陳平曰  
平雖一丈夫一耳其中未必有也

應門之童

李密陳情表內無  
一五尺一

治具

見卷一  
陸判

奔波

見卷二  
鳳陽士人

青衣

見卷一  
瞳人語

吃吃

見卷一  
瞳人語

紫姑

荆楚歲時記望夕迎一神以卜○異苑  
世有——神古來相傳——是名妾爲大

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  
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寔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占衆事卜行年益  
桑又善射鈎好則大儻惡便仰臥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使自躍穿屋  
永失所在○子胥其夫名也曹姑其大婦也○李商隱詩羞逐旁人賽——下帷 見卷三 亂命 見前

人頭畜鳴

昇

見卷一  
嬌娜

蠹魚

爾雅蟬白魚注蟬衣書中蟲始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粉  
故曰白魚本草謂衣魚一曰壁魚俗呼——一名炳古稱困學生

爲書蟬誤用假借也○按  
蠹或作蠹韻會別作蠹非

寒士

見卷一  
狐嫁女

冰媒

見卷三  
胡氏

小妻

見卷四  
恒娘

關節

見卷二  
阿寶

瓜葛

見卷二  
嬰寧

連行良遠

見卷一  
成仙

痲斃

見前  
賈奉雉

囹圄

見卷一  
成仙

無恙

見卷二  
珠兒

倒屣

見卷五續黃梁

名士

見卷二阿寶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牀第

見卷二俠女

大比

見卷二阿寶

兵燹

見卷二張誠

衛

見卷二嬰寧

管城子無食肉相

韓愈毛穎傳秦始皇使蒙恬賜之湯沐面封諸管城號管城子黃庭堅詩

一

一

一

孔方兄有絕交書

糊眼

歐陽修詩清夜夢中一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雄飛雌伏

後漢趙典傳趙溫爲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一安能一

###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反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甯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以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以德自信則大義在我雖殘醜庸何傷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擄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爲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

堂堂正正斬釘截鐵之言蓋肩

告林一

議論激昂

能慨正大

光明所謂

堂堂之鼓

正正之旗

不唯當作

程嬰杵臼

傳讀直武

作諸葛出

師表讀其

理實誠不

言實誠不

作秦庭之

哭我必復

之之一語

申包胥且

將奈何已

人之財已

之力也於

此而猶不

肯耗之此

心真可以

鬼神地質

撫尤難復

能不生愧 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已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  
 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  
 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 此求朋友者不過如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  
 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出 究竟朋友不可恃 女聽之數日寂無  
 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  
 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雖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  
誰非赤子而乃不惟其理惟其人乎 官怒其言驚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  
 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  
 撫其孤女不肯扁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  
 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 撫其孤而不居其第不染其財界限分明諸無  
類亦應折服 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  
 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 光明磊落共見其心 又數年爲烏頭  
 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  
 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  
 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



中之難漢  
霍光猶愧  
乎此况下者  
屬曰必以  
我歸葬在  
我原有可  
必者為金  
而以為不  
必則過矣

婦跪道悔詞始止於其財則人之界必分於其過則人之見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

頭不可捐聘幣為穆子完昏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為

市恒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

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

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

已始合厝之烏頭報德固出至誠然不合葬則將使死而事二夫也使子自言其神乎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

遇九方皋直牡之矣

美哉喬女其德之全矣乎不事二夫節也圖報知己義也銳身詣官勇也哭

訴縉紳智也貧不染廉也幼而撫之長而教之仁也禮也迨身既死而猶

能止其棺斥其子卒以遂其歸葬之志得為完人于地下嗚呼抑何神乎

問名見卷三 陳雲棲瓜分見卷四 珊瑚草竊書微子般罔不小 大好一姦宄不齒見卷三 曾友于心許之史記吳世家 季札之初使

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扁見

實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曰不然始吾一已豈以此背吾心哉

一嬌 合厝見卷二 嬰庵若遇九方皋直牡之矣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對曰有九方皋穆公使求馬三月

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 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逆之。輒以鞭撻從事。楊

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頽然衣

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綱常之變。乃至于此。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

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

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與為昆季。辱莫極矣。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

外。曝陽捫蝨。疑為傭僕。其子本以傭僕視之。復奚疑。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

翁也。馬方驚訝。楊弟兄岸幘出迎。胎玷衣冠。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

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

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頓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

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襪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

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

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

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日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有所恃而不恐。是以敢見。請

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為馬安頓。至夜深竊蔬稻。惟恐婦知。馬

不能為人不  
夫以致不  
不能為人子  
兄不能為人  
能為父不  
人為父不  
尚得謂之  
人也乎  
翁披絮去  
于岸而出  
當日奇觀  
千古奇聞  
此情此狀  
余亦曾於  
客問見之  
第不至老  
父不溫飽  
耳不言責之  
直言責之  
方不愧昆  
季之盟行  
道者羞之  
况已為我  
老父乎  
尊長細弱  
橫被摧殘  
對瀝血之

馬介甫

好只應曰此仇不報  
忘也萬鍾之可言謂  
難兄難弟父子兄弟  
皆感泣楊翁可憐萬  
鍾可恥萬石可殺萬  
強預人家事余亦嘗  
犯此忌聞瑟馬時亦  
學馬也者弗問也者  
迫萬不能忍亦睡之  
罵之第未罵之第未  
能使其袴履俱脫足  
纏綳道至若猶忿然  
胎絕人宗嗣天理不  
容馬能以其利刃畫  
快心人皆爲呼

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  
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闈漸近馬  
居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姪五  
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愧不前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卽反奔若  
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綳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薄責示懲猶輕視此婦少定婢進  
襪履著已嗷啾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幘萬石聳身定息如恐  
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甯猶懼以私脫加罪擅脫巾幘重犯其罪不小探婦哭已乃敢入趨  
起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  
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  
擄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肴饌更籌再唱不  
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擗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  
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  
頸曰號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

不之  
立惜  
刻日  
殺何

凡口中自  
言知悔而  
乞命者必  
不能悔以  
肯悔者其  
懼之者其  
術必窮故  
惟有殺之  
而已

婦人之悍  
如固生性  
使然亦實  
由其夫積  
而釀成之  
故余嘗謂  
婦人之不  
德婦人之  
不幸而遇  
人尹之不  
也尹之奇  
悍豈盡以  
之罪乎以  
術懼之而  
以實告之

益懼自投敗類。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

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刃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

打墮此事必不可宥。我亦曾見似此之人不能如馬以術治之愧甚愧甚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

剖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

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紉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

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歛。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

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

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

皆無所可。生平不解此樂二語千醜萬醜一齊寫出前日不敢私脫中囑可謂受辱不怨此時坐立皆無所可謂受寵若驚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

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

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

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必如是方足賞獻媚之忠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

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

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髻。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

顛顛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不

偏

亦馬疎忽死

萬鍾一擊

惜其投井

而父兄仍

不得生未

免責恨于

地耳

我亦嘗謂

雖內之威

何為亦不

能斷出友

人曰能威

左矣能斷

出而決不

至於出必

能感者必

而決不能

斷蓋能斷

之入必須

也。能。之。人。須。能。感。之。人。也。負。氣。而。入。本。是。假。氣。以。手。據。地。

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

朝夕受鞭楚候家人食訖始昭以冷塊積半歲兒甦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

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襁褓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

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

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綫殺之將奈何

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無丈夫氣只有一哭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

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

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

威劫果能威劫則能去矣便殺却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

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

余出婦聞有總戎某爲婦所逼其墜下德意戎裝帶劍而入以威之負氣疾行而入婦叱問何爲總戎失色以手據地曰請夫人閱操正與此對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

懼而却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

丈夫再造散丈夫再造散方名甚奇藥力甚速果爾願刊布三千大千世界普救河沙數畏內男子但藥力終有消時奈何奈何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

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胸忿氣如烈焰中燒刻不

容忍直抵閨闈叫喊叫喊雷動婦未及話萬石以足騰起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

駭人

駭人

駭人

駭人



而言本是  
真言讀者  
至此無不  
噴飯余獨  
勃然若將  
按劍不知  
何故  
丈夫氣而  
資藥力則  
未有不餒  
者乾綱之  
不振雖有  
神仙亦未  
如之何也  
矣

此等生員  
留之污穢  
世界

尺卽復握石成拳，搗擊無算。握石搗婦體幾無完膚，嘲啗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刀，腰中出佩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割股肉，擲地更

駭煞人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乞恕不聽，又割更駭煞人家人見萬石凶狂相

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勞慰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於此當謂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惜藥力不能

除去病根，奈何奈何。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

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吾固曰：天下之悍婦皆天下鬪茸之人成之也。譬昨死而今

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昨死不死，今生不生，故積難離，新暫難更，一履不振，一餒難與于彼，何尤再造無靈，吁嗟乎再造無靈。

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習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

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

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人之所以懼者，未有不自嘲狎起。

責數。何必責之，徒駭人口。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

以劣黜名。衣冠禽獸，黜之已晚。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為灰燼。悍火延燒鄰舍，村人

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

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

柳齋志異 平世圖 卷一 馬介甫 中新書局藏版

聒夫再嫁  
天下之悍  
婦如婦貞  
有能爲貞  
婦者此情  
理之所必  
然也札之  
以屠刀穿  
之以毛縋  
斷芒遺肉  
股屈不伸  
肉食其可  
得乎願安  
多屠人收  
盡天下無  
數悍如婦  
人也

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縲者，以錢三百貨去。悍如之婦無有不淫嫁得屠人畢生吃著不盡矣萬石一  
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闈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  
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  
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  
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  
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  
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齎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  
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縋，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縋，一  
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  
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旣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  
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  
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  
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縋弱  
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

既謀珠還  
又同荷合  
萬石到底  
非人到底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茫茫苦海  
同此病源

孟母投梭  
視之如子  
周婆制禮  
恨極我公

嘸破愚兒  
膽那有丈

夫氣

將軍氣同

雷電銳氣

每挫夫人

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無耻姪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為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嘖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白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煙生即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婆姿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嗜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黜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醜髻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

城大人面  
若冰霜鬼  
面常露夜

可解者終  
是強解最  
冤者總不  
知冤

窮鬼因衣  
食而怨言  
豪家爲姬  
妾而拚命

妬之受病  
直入膏肓  
妬之貽羞  
難灑江漢

酸風醋海  
中吹散多  
少癡魂淹  
骨殺多少  
艶

鬢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  
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  
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  
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  
乃亦攫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  
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  
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驚灘喜驪龍之方  
睡犢車塵尾恨駑馬之不奔上榻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客牽  
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  
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  
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  
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荆  
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  
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  
剝牀之痛髻如戟者如是膽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

觀自在不  
惜傾倒淨  
瓶善男子  
還當翻成  
貝葉

三年保護  
之功幸而  
不爲毆卵

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嗚。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厨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嚮。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娼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爲鰥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澹。若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

水長船高  
極妙比喻  
極相固大  
率知夫大  
更豐大

恒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為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至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甯便大耶

季常之懼

陳慥字一蜀人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詳見後怒獅之吼句注

敗絮

見卷五續黃梁

岸幘

世說謝奕在桓溫座一嘯咏注露額曰岸

脫粟

見卷一長清僧

瀝血

諫諍序一抽誠披胃見欸○韓愈歸彭城詩剗肝以為紙一一以書辭

強預人家事

世說桓公欲遷都孫結上表公曰君何不

尋遂初賦而

巾幗

見卷二巧娘

漏

見卷一妖術

批頰

見卷三會友于

醮

見卷一陸判

襪襪

見卷六羅刹海市

首帖耳

見卷四申氏搖尾注

刀圭藥

見卷二蓮香

嗒然若喪

見卷一葉生

膝行

見卷一葢皮

賓事良人

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焉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黔驢無技

柳宗元三戒一無一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驢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

噬己也然往來窺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薄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不齒

見卷三會友于

回祿

見卷五仇大娘

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朱門

見卷一葢皮

閨人

見卷三魯公女

珠還

見卷六雷曹

畢公權

名世持潞川人康熙戊午解元

妙音經

伉儷

見卷二俠女

魚水

見卷五連鎖

如賓之敬

見前賓事良人注

牀上夜叉坐

宣室志吳生者

江南人遊會稽娶劉氏女後數年幸於雁門與劉氏偕之官吳獵于野獲狐兔甚多致廢舍下吳出劉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吳疑劉為他怪旬餘吏以一鹿獻吳吳命致於庭言將遠適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



肱目皆盡裂執鹿而食乃召吏卒持兵仗而入劉見之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义耳

任金剛亦須低眉

談藪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怒目菩薩何

為低眉答曰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釜底毒煙生

未詳○酉陽雜俎江准王生善卜有客張瞻將歸夢炊曰中問生曰釜底毒煙也曰中炊無婦也君

歸不見妻矣○唐元稹詩青溪蒸毒煙

即鐵漢無能強項

駭聞錄李遵懿仕僞蜀有婦態蜀平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

官後握兵江淮號鐵漢又宋史梁師成使吳默持書詣劉安世世字也○強項見前唐方平

麻姑之爪能搔

神王

不答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器之安世字也○強項見前唐方平

蓮花之面

方平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久之始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手似鳥爪經見之心中念背上大癢時得此搔之當佳方平已知之即醮經曰麻姑神人汝謂其爪可爬背耶

小受大走

帝王世紀舜能和諧一杖則一一杖則一書揚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龍倖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似一一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耳

退鼓瑟而歌孔子責之曰一杖則一一杖則一

孟母投梭

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方織問所學自若也母乃投梭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因勤學不怠

夫隨孔叢子十五許嫁而從夫是陰動而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關尹子夫者倡婦者隨

周婆

好記謝太傅妻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深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而繇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婆撰詩當此也

行人

未詳或云此本陸雲子嗣籍織志中跳月記因錄其序於後○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女之未嫁者曰觀音皆善插鶴翎於二月羣聚歌舞自相擇配余有跳月記以錄其事○記載吳青壇說鈴

婆婆跳擲停觀滿道

共五百餘言不備錄○按記中無此二句字樣後又一條云苗人每遇令節男

嘲啞鳴嘶撲落一

子吹笙撞鼓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踏堂之舞或本此

羣嬌鳥

未詳○盧照鄰詩一羣嬌鳥共啼春

銀牀

古樂府後園鑿井一作金瓶素綆汲寒漿○名義考一一輓轆架也

投繯

見卷四

南史齊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準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爲膽碎

驚魂

拾遺記越謀滅吳蓋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

謂之名修明以賈於吳竊窺者莫不動心○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

無何有之鄉

莊子逍遙遊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

骯髒趙壹詩一倚門一體胖也

不寒而慄

綱鑑漢武帝紀義縱爲定襄太守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魔女翹鬢

皈依

見卷八

鳩盤

見卷五

辛

香花供養

見卷九

怒獅之吼

錄釋

傳燈

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蘇軾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東坡講居黃岡陳慥遊榿妻柳氏最悍妬慥每宴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河東柳郡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句故東坡引以為戲吼獅子聲蓋借用傳燈錄中語以其好參禪也 牝雞之鳴 書牧誓 晨惟家之索

五體投地

見卷八

登徒子

宋玉

短末玉

因著

好色賦序大夫

侍於

迴波詞

唐中宗

本宗

朝御史大夫妻談妻悍妬談畏之時韋庶人頗褻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一有優人詞曰爾時拷佬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妻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大喜以東帛賜之 汾陽之

婿

唐郭子儀傳進封

郡王

卿卿

見卷二

贅

見卷二

外黃

史配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

也亡命游

富人女

甚美嫁備奴亡其夫去邸父客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 窮鬼 韓愈送窮文三呼一而送之 祈樹摧花 酒確類書武歷陽女

枝花葉可愛宜嘆美之武

包荒

易泰包荒

錢神

晉書襄陽時貪鄙著

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

怒取刀一其

無勢而熟又曰見我家兄莫

敢仰視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攫鱗犯制

梁張纘妬婦賦忽有逆其如鱗犯其忌制赴湯

賦詩雖無孔

鳥道鴻溝

綸按陶穀謝韓熙載家妓夜待句云巫山之麗

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

吟白首

西京雜記司

願有法喜妻

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凄凄

巫山

見卷五

池水清

王氏見開韓仲者渠州人

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 巫山 諧陽臺注 池水清 也善飲博經年忘其家嘗

遊謁於東川聚其博徒擊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治樂之際其妻自家領女僕持棒伺于暗處伸方

高聲唱 不絕忽于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即卸簾于牀下時盡呼伸為

宋史錢徽傳太平興國三年徽貢 樂器二十二事王 妾命薄 詩紀漢許皇后云奈何妾薄

翰詩吹到梁州移別調君王親為按 拍板也 妾命薄 命曹子建因以妾薄命名篇 蟬殼

鷺灘 青衣曲蓋蘭秀菊芳之質的是可兒步環鳴珮之人夙推雅彥鄭家慧婢雅擅彈經宋氏羅姬亦

燕騰號入傾追至情憐綺袖非徒玉川之赤脚標名淚灑犀籠豈似志和之樵青解意哉乃有戲引颺風阿堵立櫻桃花下閒尋春草藉郎盼楊柳陰邊不懼褰幃脂膩渡藍橋甘為蟬翼化蜂酣眠香國饗三熟三

偷之數強半雲半雨之歎凡此情緣亦供笑柄借歌碧玉私語紅牙○第一齣老僧入定注倦眼迷蒙凝神  
暮想亦驚亦喜如醉如痴○第二齣野狐聽水注進退兩難憂疑交集牆垣屬耳草木皆兵○第三齣金  
脫殼注探首出窠握衣坐席半牀虎踞兩膝蛇行○第四齣驚鴛踏灘注青燈半滅白足雙垂踏地無聲  
空有力○第五齣空庭鷓鴣舞注室暗心虛肱長足縮步空躡影瀉魄離魂○第六齣伯牙撫琴注作知音  
彈不弦琴據榻橫撫挽舟暗渡○第七齣飢鷹攫兔注突兀摩空扶搖舉翮號怒逐羽血交飛○第八齣  
樁聲歎乃注三更漏靜萬籟銷垂帳深深敲鈎曼曼○第九齣吳牛喘月注力乏神疲手顫足冷挾氣而  
喘有聲如牛○第十齣離亭泣別注臨歧惻惻執手依依重訂新盟母忘夙好○十一齣下第歸心注出路  
軒昂歸塗寂寞撫躬抱愧回首傷心○十二齣落花驚夢注燈影花殘春魂夢斷因緣俱了色相皆空○按  
第四齣一作濯  
足滄浪注同  
驪龍方睡 莊子列禦寇河上入綽蕭而食其子入測得千金 饋車塵尾 妬記王  
夫人性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夫人知之命駕尋討導飛轡出門乃捉塵尾以柄助御者驅車得  
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一日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有短轅 長柄 王公大怒謂人曰書往與羣  
兒共遊洛中何會 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 要錄車武子妻大妬武子呼其婦兄共  
聞有蔡克兒也 宿取一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

上牀發被乃其 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 江盈科談言京邑有士人葢其婦大妬忌  
兄也大慙而退 於夫小則詬訾大則捶打嘗以長繩繫夫

脚聲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而逃以羊繫繩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  
郎君變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悉避於室中祭鬼神  
師祝羊還復本形聲徐還後復如忌聲因伏地 買笑纏頭 賈子說林武帝與麗媪看花而蓋薇始  
作羊鳴婦驚起徒跌呼先人爲誓于是不復敢爾 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

麗媪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媪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一錢奉 俯首帖耳 見卷四申 李陽  
帝○李白詩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一一見卷七鴉頭 氏搖尾注

亦謂不可 世說王夷甫妻郭泰壺女聚歛無度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有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郭氏憚之夷甫乃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 卿 郭氏乃小爲之損 斗

酒藏而不設 蘇軾前赤壁賦我有 一 逐客之書 見卷三 故人疎而不來 孟浩  
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陳雲棲 荆樹 齊

多病 廣絕交之論 漢朱穆著絕交論晉 雁影分飛 禮王制兄之齒鴈行邱遲 荆樹  
諧記京兆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堂前一 共議欲斫爲三片明日就截之  
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不復解

一 荆樹 齊

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  
遂盛一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鸞膠見卷九 蘆花見卷九 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

宋祁卓行傳陽城字亢宗舉進士後與弟塔城隱中條山不肯娶謂弟曰我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問外姓  
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為弟義之終身亦不娶○按唐書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日夜痛飲昌黎作

爭臣論以讓之及陸贄坐貶城上書論贄延齡奸邪金吾將  
軍張萬壽稱爲直臣是城未舉進士也並存之以俟再考

傳商邱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  
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 鴛偶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不相離人 五兩鹿皮

陳祥道禮書納徵元纁東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東帛十端也  
儷兩也皮鹿皮周禮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一

見卷六狐聯又東坡與陳季常  
書彼一一莫作兒女態也 膽似斗世說姜維死時 馬棧齊策匡章之母得罪其 鬢如戟

遷報任安書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一一注茸次也若人相薄次師古曰非也茸音人勇切  
一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置一一之中也後漢書光武紀章懷太子注一一宮刑獄名有罪者畏風

須振作審室畜火 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傳主嫁柴紹引兵 苦療妒之無方梁紀武帝平齊獲

如一一因以名焉 七萬與秦王定京師號一一 胭脂虎見卷七 幸渡迷之有楫

於目爲鄴后所察憤恚成疾左右進曰臣讀山海經倉庚爲  
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之帝從之都茹膳如減半 胭脂虎見卷七 幸渡迷之有楫

李白詩金繩開覺 天香水經注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 湯鑊之波王充論衡子胥之 花

路寶筏渡迷津 天香天香花○賸寶王詩一一雲外飄 湯鑊之波王充論衡子胥之 花

雨劉長卿詩花雨從天落○輿地紀勝雨花臺在江寧縣城 劍輪之火 極樂之境佛書經

西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天雨花故名 劍輪之火 極樂之境佛書經

大受快樂無一切苦 彩翼雙棲李義山無題云身無絲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沈佺期古 長

惜故名一一世界 意云海燕雙棲玳瑁梁言少婦既富貴如海燕雙棲何等歡適

舌之端詩大雅婦有一一○韓詩外傳避文 青蓮並蒂雜志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

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曹璧與其  
妻麗春相抱溺池中其池生並蒂蓮花見情史 拔苦惱於優婆之國苦惱見卷二張誠○釋

言清信士又言僧梵語優婆夷此  
言清信女又言尼○此言唐言也 立道場於愛河之濱見卷五李伯言○梁武帝歸佛文 貝

登長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淵

貝

貝

貝

此篇法  
落法疎  
瀟瀟其  
不待言  
而句法  
法尤爲  
爐精淨  
學者暗  
金鍼幸  
滑口念  
過

葉文

見卷三  
林四娘

楊枝水

楊枝甘露見西遊記又法苑珠林佛圖澄天竺人石勒聞其名召之其子暴病澄取一沾一洒之遂甦

李孝廉善遷

偶儻

見卷一  
孤嫁女

勾欄

見卷三  
陳雲棲

鞭

淮南子卵不成鳥曰一〇一音段

耿進士崧生

舌耕

拾遺記賈逵教授爲業積

粟遂至盈倉人曰達非力耕乃一一也

一行作吏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一一此事遂廢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瞋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跡不知其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媪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媪媪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濶母如此踏踏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爲過伎兒作婦

渠寡福於蕩無行決之易翻覆於輕薄知之以此觀

不義即非  
人也句知  
其非人而  
望其若人  
望其若人  
而決其必  
不若人矣

人人焉  
瘦哉

才聞樸誠自表切矢。曷日媪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有強拍啖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兜二。昇媪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於必不然之中設一或然之想。寃哉天乎。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闔媪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儂薄子如何消受得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篋。如防寇。一日博黨欵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賤。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慮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歛歔。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繫桌。拋七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



渠將露我  
渠則爲誰  
渠固我之  
渠我渠渠  
爲我也渠  
之我之渠  
我將終身

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卽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日以壻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卽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拋關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不敢怨母一片苦惱，只說得今果然三字。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肩負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句句罵豺鼠子而述曩日之情景，初近時之情景，及歸其家後之情景，而實之曰：母在前，我豈誣耶。是罵才卽怨母矣。乃只是罵才而並不露怨母之意。若女者可矣。以怨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抑揚頓圻愈，委婉愈痛快。言次，婢媪連衿臂，旋旋圍遶之。聞女責數。

事渠依渠  
渠何忍而  
我之嚮我  
爲渠終身  
渠將終我  
畜我庇我  
我何辜而  
渠得露渠  
而將露我  
渠爲渠我  
爲我矣人  
曰不如殺  
却而止之  
曰渠便不  
仁我實不  
忍終猶我  
之渠之猶  
渠渠之心  
早無我  
殺次如  
忽續如山  
變奔騰而  
壁令人目  
眩心迷中  
間煙籠露  
合仍一氣  
接入對面  
奇觀哉

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  
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司食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皆裂悉以銳  
簪剪刀股攢刺脇腓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殼  
鯨乃率衆下樓去一層深一層緊一層使人始而快心繼而唾罵既而皆裂而終之曰可暫釋却率衆而去蓋謂豺子不值與之較也前後文斷而不斷一氣相生才坐聽  
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  
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場然一聲坐石崩墮壁  
半有枯橫焉身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  
側嗚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縋來  
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溘斃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簾什器  
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己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  
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  
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  
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  
友故爲友者不得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

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凡蕩無行之人，欲之所在，務求必得，隨人之所好而委曲以投之，因人之所苦而慷慨以祛之，內存鬼蜮，外飾樸誠，甘其言，令其色，一若情種也。者迨其欲已遂，竟忘其所自來，而敝屣視之矣。豈前後判若兩人哉。古今輕薄之人，無有不翻覆之事，而之所以易翻覆者，即可於其蕩無行，決之以此觀人，思過半矣。女之料才，決之於膝行據足之際，以爲對越神明之地，大庭廣衆之間，而可以爲此，則亦何所不爲乎。不能爲，鬻伎兒作婦，此其精明若何。果斷若何。惜老媪夢夢墮奸謀，而強拍嚙之行之草草，迫以相隨，乃汗腥猶留鬼皮，始脫豺鼠子，訖無香火之情，儂薄兒竟作居奇之想，至忍以同衾人，賺作娼。此大惡劇，卽殺却，豈爲過乎。自無擇人之智，又無從諫之明，而止求神加護，而得快婿，其可得乎。率衆下樓去，吾至今猶爲雲翠仙抱屈也。

優婆夷塞

見前馬介甫

膝行

見卷一畫皮

快婿

後魏志郭瑀有文謂劉炳曰吾欲覓一婿曰延明即其人也遂妻之○延明晒之字

鬻伎兒

嫩日

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一一

始

見卷一賈兒

適適驚

莊子秋水一一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無長物

見卷五續黃梁

中貴人

見卷七

傾城

見卷二蓮香

香火情

唐書突厥傳秦王馳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一一耶

嗒然

見卷一葉生

擊而殺之

公羊傳騰宰熊譜不熟公怒以斗一一注一撲也

背裂

見卷二往玉

昇

見卷一嬌娜

繩牀

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牀始名胡牀隋改為交牀又名一一

嗒然

見卷一葉生

擊而殺之

公羊傳騰宰熊譜不熟公怒以斗一一注一撲也

背裂

見卷二往玉

昇

見卷一嬌娜

瘼死

見卷十賈奉雉

遠山芙蓉

見卷七鴉頭

牛衣

見卷一玉成

擁絮

見卷五續黃梁

霍霍磨之

見卷一賈兒

橄欖

羣芳譜一一一名諫果一名忠果○南方草木狀一一味雖苦澁咀之芳馥勝含鵝舌香○王元之詩江東多果實一一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齧眉皮肉苦且澁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詞直道逆君耳斥逐投天

漏脯

禮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云漏讀螻言如螻蛄臭也不可食

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探詩者無輕一一詩

漏脯

禮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云漏讀螻言如螻蛄臭也不可食

顏氏

其中無有

徒有丰儀

則不如易

冠而有矣

然猶髻尺

續微長所

以得享裙

帶之福

順天某生家貧直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諳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子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齋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弃耳不弃而弃弃而不弃通篇設色生香此一句安頓此處得力不少鍾愛之期擇貴

增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

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裏繡綫女啓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

此與蓋二字直處照應立胎看其不弃二字處處照應直至篇末

本是兩人  
卿自誤耳  
何也尺牘  
爲文而不  
可謂之  
文以謂之  
負此弁則  
不成爲丈  
夫矣青紫  
而芥視之  
豈甘爲髻  
所悞哉  
岸上人原  
慣說自在  
話以功名  
富貴當作  
厨下生活  
閨中往來  
有之奈此  
雌兒非伏  
羹下汲水  
炊粥者可  
比

體脗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

環。託委致焉。飛環換得。雞冠來也。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

如此。何日可成。如卿者直可。易冠而髻耳。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歛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爲

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語新奇。可愛。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饜

餐不給。撫情寂寞。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

紫直芥視之。君非丈夫。合受巾幘。妾作男兒定。取青紫一髻一冠。只一轉移間耳。生方懊喪。聞妻言。睽矐而怒曰。閨中人身

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

視青紫如芥。言甚易也。汲水炊白粥。言現成也。豈知此閨中人。非徒說現成話者。必到冠加於頂。做出來。然後知其不猶人。此等男子。真是薑茸。真是其中無有。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

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藥苦。

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

君歸。僞爲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

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

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尙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

益愛敬。僦一剪髮雛奴。爲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

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矐然駭異。或排闥

授桐城令  
真爲民之  
母矣其有  
吏治也固  
宜至行取  
而遷御史  
以牝鷄而  
鳴國是陰  
盛陽衰亦  
明季不祥  
之兆也  
十年雄飛  
一朝雌伏  
生平不娶  
真可謂兩  
袖清風  
受封新婦  
顏氏有顏  
而丈夫無  
矣

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睹丰采又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  
之惟嘖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  
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命正雄飛尊  
夫雌伏矣授桐城令有吏治尋  
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託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不納  
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  
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募茸  
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恐貽笑只爲菘  
茸男子癡拙嫂不信  
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  
而生平不娶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  
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戲語  
成趣相傳爲  
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待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  
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映帶  
弁字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  
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名士 女學士

見卷二  
阿寶 見卷六公  
孫九娘 渠儂 字典一他古  
樂府有惱儂歌

昭合

見卷九  
宦娘

金鴉鏡

詳末



○按晉書西戎傳大宛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鑽爲聘○韓愈詩  
既騰翥六合俄清新注金鴉日也此或言鑽如金鴉之大與  
魚水見卷五連瑣見卷一漏見卷一青紫見卷一

直芥視之見卷八 睽賜左思吳都賦忘其所 落拓見卷一 藥苦藥言柏黃木也本草 藥樹狀似石榴皮黃

而苦古樂府黃一鬱顧影見卷七 蹇見卷二 冠玉見前 下帷見卷三 矚然集韻

成林常奈苦心多決切音血驚視之貌荀 排闥見卷二 贅見卷二 輾然見卷一 青雲見卷五 小郎見卷九

子榮辱篇一視之續黃梁 雌伏見前 面自二十人南史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妹

入主謂上曰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駟馬一人何太不均帝乃爲置一  
一楷彥回與焉主愛慕之彥回不從○面貌之美者首髮之美者

###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

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

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

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

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爲心不惑于邪部郎以其請之堅

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

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

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

柳齋志異平注圖詠卷十 小謝 一十七 中新書局藏版

見殊麗而初念之自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

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卽急肅然端念卒不顧

才一搖動便急肅然鬼且無能爲何況非鬼

女

駭奔而散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耻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幢幢畧

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

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鶯伏而至生暴起訶

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鷄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

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

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卽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

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卽又不

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薪澠米爲

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爲不勝愁跳耶俄頃粥熟爭以七箸陶碗置几上

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澠合砒砒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

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習以爲常日漸稔後坐傾語審其姓名

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

自言之則先名而後姓代人言則先姓而後名

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

癡郎尙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豈獨無情

時趣鬼易必自焉事欲守戶理真方肅之若耳肅特誰搖此耳髭踰之持初見

時趣鬼易必自焉事欲守戶理真方肅之若耳肅特誰搖此耳髭踰之持初見

剛直語而出  
以嫉媚亦  
之即鬼容  
感而動難  
妬色本難  
看鬼如而  
色變更怕  
煞人  
遇事則善  
調停可以  
事矣無  
處人並  
可以處鬼  
事祇立而師  
祇背至股  
而爭媚人  
鬼何敬人  
人且畏鬼  
或謂生嘗  
作續無鬼  
論帳今幾  
悔前言之  
謬乎曰唯  
唯否否設  
帳如陶生  
也者滿堂

以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以害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以留去

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以羞惡之心動之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以愛仇之辨正之二女相

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

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

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為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

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

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

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調停其間處人難處鬼尤難處鬼狐尤難中之難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

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傲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

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

事生坐為抓背臥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師嚴道尊心悅誠服豈惟莫余敢侮如此其忠且敬也踰日小謝

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浪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

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

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為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

滿堂啣晤生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其給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

也者滿堂

呀唔何嘗  
非陶生也  
者滿堂  
唔何嘗有

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  
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  
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個儻剛直之人多犯此病因  
之得禍者十居其九可鑒也

以詩詞譏  
切時事自  
是之不避  
賦之而然

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  
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

賦之而然  
可而人而  
不則避

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  
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

避也而以  
陰制之則  
剛也貴介

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媵御秋  
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

內鬼外而  
者若貴介  
伏若貴介

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畸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  
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

以陰剛我  
以陽剛我  
以鬼道我

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全得鬼弟  
子之力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

附和之即  
他鬼從而  
以陰剛我

曰三郎在部院被麻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  
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

受陶生能  
不長鬼如  
陶生能如

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誅其罪究其該管上司  
引援之例切當無愧秋

生龍仆黑 魅責城隍 而介責學 貴不可勝 使惡實勝 於鬼理猶 可以難服 人以難也 願為卿死 一節願盼 上節願盼 情文然亦 必有中之 此鬼大好事 不宜負他 仙人多情 仙人論理

本是秋容 即光艷少 減亦喜矣 不減則喜 而更懷懷 而過望

曹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

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

不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戚

日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

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盤根錯節玉汝于成古今作如是觀會一道士塗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

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固是鬼好亦由教化中來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

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

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所謂求急而反以得緩也見有喪

舉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

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

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

深信欲昇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

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叙生平忽聞烏鳥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隙心甚

憐之卽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齋

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爲慘動不能

活一好鬼  
尙留一好  
鬼糾纏道  
不豈肯負  
他人道  
叙秋容先  
入棺而後  
有聲而頓  
蘇而聞言  
而見貌此  
敘小謝則  
少女先入  
簾而已見  
其貌聞其  
言且即自  
叙其事而  
後抱之至  
而之而仆  
合之而並  
地而姓並  
郝之語女  
蔡之認妹  
皆作兩樣  
寫法即此  
可悟行化  
錯綜變化  
之訣

成合香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  
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  
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暝  
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率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  
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  
交付耳。以女言作敘事出色生新又是省力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而僵。道  
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  
呻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  
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  
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  
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  
係同譜，義卽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眞吾妹  
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  
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



能遣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此何等學術。何等胸襟。必能堅拒私奔人。乃可作無鬼之論。並可以與鬼同居。不為所擾。而且有以感之。化之。夫鬼也。而至於感且化。則又何嘗有鬼哉。

蒼頭

見卷五 狐諧

倜儻

見卷一 狐嫁女

鼓盆

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又曰。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無鬼論

晉阮瞻作。林蘊亦作。唐

聽事

見卷二 石清虛

批頰

見卷三 會友于 鳩 卷

四葛 韓愈詩。龍文百斛。鼎一可獨扛。

月旦

見卷二 阿寶

塗鴉

見卷一 嬌娜

花判

未詳。按曾鞏。子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

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各執己見。雜署其名。謂之五事。

資斧

見卷一 勞山道士

城隍

見卷一 考

血殷凌波

殷音煙。見卷一 青鳳。凌波見卷九 細柳

瓜葛

見卷二 嬰寧

漏

見卷一 妖術

伉儷

見卷二 俠女

昇

見卷一 嬌娜

暗陬

見卷六 宮夢弼

合香

見卷一 嬌娜

前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門中者。得為父母兄弟。一注籍者。為尺二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挂之宮中。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麪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媪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媪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媪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為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氏姓。曰。母肯納。

觀媼之言  
亦誠篤守  
分者

窮頭僅取  
蠅頭利自  
給此外一  
無所食此  
後一無所  
慮混之道  
如是而己

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不稱即不祥不稱其位不稱其職不稱

詳其實不稱其服皆不稱孰甚焉女笑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

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

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

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

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

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尙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

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

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卽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

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牀

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卽起

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搭搭撼擺之

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杵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鬪錦裯溫膩非常天

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

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卽同媼來視新

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



願委身混而不混不混而混必如是而後可以混是以謂之混也

樵布 後漢梁鴻傳孟光爲一髻著一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鴻妻也

蠅頭利

西廂記只爲蝸角虛名一一微一

貽 見卷二小倩 雙成姊 見卷七

蕭七

孟浪極矣而曰勿嫌孟浪是言者自解亦解者之自解耳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爲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墮宮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曠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何如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卽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蹶踏不知所對叟卽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綰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閨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

可疑文跡彌縫無隙

無中生有  
寫來偏不  
突兀

故作滿心  
快意之筆  
勿然入手  
並已入手  
之巾子而  
亦失之揭  
出無宿分  
三字火熱  
心腸化爲  
水冷

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爲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資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馘來。釋擔而去。妻爲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牕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譔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杅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瞰惟留四盞。不加七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寫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爲錄事。禁笑謔。六姊頻連犯。引十餘爵。酡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

逼進一層  
直令無可  
躲閃於下  
文更爲得  
力半幅不  
前之而自  
求後半幅  
至強求之  
終緣有緣  
無緣喚醒  
迷人不少  
再逼進一  
層直道無  
可躲閃並  
到不肯躲

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跼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卽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若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甯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甕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卽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卽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旣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媪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姐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姐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



閃而後以  
忽開二字  
作轉以竄  
避無迹作  
收筆方嬌  
健乃爾

宛轉撐拒徐率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闔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怏怏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玟談

殯宮

潘岳文歸反哭兮

孟浪

見卷四萬巾

充下陳

爾雅堂除謂之陳戰國策美人一注下陳猶後列也

局局而笑

莊

天地篇將閏菟薦季徹於晉君季徹一然笑注一一笑不出聲也

治具

見卷一陸判

裁

見卷一狐女

錄事

官名謂總一衆一也見職官要錄○章望之延漏錄

凡飲以一人為一一以糾坐人須擇其人

心旌方搖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搖搖如懸一而無所終薄

陪危

見卷八花姑子

人勝天

見卷九細柳

晨占喜雀夕卜燈花

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矐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

故目矐則咒之火華則拜之講噪則倏之蜘蛛則放之

董玉玟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氍貼地畧窺之見滿

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瘡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然並無知者遂託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鮐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卽坐見王子領下添髻尺餘矣見顧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妓卽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卽離席來兩指啟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鈺鏜鈳卽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鏝

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稷下

見卷六公孫九娘

廳事

見卷三石清虛

華封祝

堯紀堯觀於華一一人之以為劇名未詳

逆旅

見卷二巧娘

更衣

見卷

八封三娘

蓬首鮐背

詩衛風首如飛蓬○鮐背見卷二聶小倩

彭祖娶婦

史記一壽八百歷三代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椰瓢

正字通殼有

斑斕點文橫破之為酒器遇毒則酒沸起

鉦

見卷四晚霞

###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恒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為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為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恒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口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嘆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為惡人掠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

此鬼甚無謂然天下之庸人而致庸福皆若之而較為之而覺此鬼更覺無謂者只合叫精明人氣死

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覲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况少有憑藉益之鑽窺者乎

憑藉 見卷六 毛狐

###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翟湛持 名世琪益都人順治丙戌舉人已亥進士 司理 見卷一 嬌娜 鄱陽湖 在江西饒州府界 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

綸按康郎山明太祖功臣廟首祀丁普郎

### 錢流

此神亦過好勝

泉刀本流  
通之物豈  
容偃臥者  
據爲己有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尙存

沂水劉宗玉

名宗

###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湖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癩痕大如錢

###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細裁如箸蛛爪蹠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極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真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憤憤不已多乎

狼籍

見卷一  
畫皮

天公憤憤

見卷三  
水灾

###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蹇

見卷二  
風陽士人

###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恥之於人  
大矣

履歷罕有

洪經畧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卽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讀祭文奇讀畢大哭更奇  
甲申之變以後只有此矣



或問此老此時何以爲心曰此老之心久已死矣雖對之朗讀何曾得聞對之大哭何曾得見

中堂

池北偶談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

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筵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惲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落成

見卷九雲蘿公

主洪經畧

名承疇明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十五年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承疇降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鷓鴣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學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

於無足重  
輕之使  
其言皆信  
而有徵庶  
戒直言規  
戒可以信

而悟悟人  
改也仙人  
其借鳥語  
以施其婆  
心者耶疑  
之怒之逐  
之利令智  
昏有如是  
夫

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學生

見卷六羅刹海市

反唇

見卷三曾友于

會計

見卷一長清僧

杜宇

見卷三林四娘

以墨敗

見前席方平

危熏心

見良

青社生

見卷七江城降爲青注